

新路的实行与活在灵中

改制的过程

看见弟兄姊妹按照新路聚会的情形,叫我很受鼓舞。这六十年来主在我们中间的恢复,可以说就是天天研究如何建造召会作基督的身体。基督教一般的作法是一人讲众人听,与圣经所启示的聚会方式相去甚远,所以主带领我们不断地研究,为要把召会带到合乎祂心意的光景。六十多年前,主在中国使用倪柝声弟兄兴起了祂的恢复。倪弟兄比我大两岁,他是福建人,我是山东人。那时我才刚刚信主得救,不仅很爱主,求知欲也很强。我渴慕一字一句的研读圣经、追求真理,所以四处寻找能帮助我的刊物。虽然在我的家乡也有基督教出版的书刊,却不能满足我的需要。有一天我看到一则广告说,在福州有一位倪某人要出版'基督徒报',我立即订购。我读了倪弟兄的书报之后,就写信向他求教,这样书信往返了七、八年。后来主才把我带到上海,与倪弟兄同工。这六十年来,根据我们对圣经的研究和认识,我们看见好多真理的点,与基督教一般的情形都不相合。其中一点就是林前十四章二十六节所说,'每逢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,各人或有诗歌,或有教训,或有启示,或有方言,或有翻出来的话,凡事都当为建造。'当倪柝声弟兄读到这节圣经时,他看得很清楚,知道今天主的恢复不该再承袭基督教老旧的聚会方式。可是那时候还找不出一条路来实行这样建造的聚会。我们都知道不能贸然实行,因为当时没有别的方式来取代遗传的作法,贸然实行一定会失败。一九三七年,倪柝声弟兄第一次释放信息讲到这件事;一九四八年,他训练同工的时候又再次提起。两次我都在场,但我们一直不得其法,无法实现这件事。后来中国大陆政局改变,召会遭受逼迫,倪弟兄于一九五二年被下到监里,一关就是二十年,直到一九七二年离世。他的确是一个殉道者。在牢里的时候,他把一个同坐监牢的年轻人带得救了,并且二人在主里建立了深刻的关系。这个年轻人要出狱的时候,倪弟兄对他说,'你出去要找一个弟兄,他姓李,叫常受。你要告诉他:"我倪柝声没有放弃信仰。"'这个人出来找不到我,因为那时我已经移居美国多年。直到他认识了倪弟兄的一个远亲,才把这话传给我。我接到这个消息,里头很感动。倪弟兄没有托这位弟兄说别的,只是说这一句话。虽然他坐监二十年,却仍然坚守他的信仰。

一九四九年四月间，倪弟兄将海外工作的重责交托给我，打发我到台湾。我当时带领召会还是接续先前的作法，没有实行林前十四章的聚会。于是我们中间的光景渐渐流于老旧、死沉，形成一种停滞的情形。不只在中间是如此，基督教中规模较大的公会人数也都下降，整个基督教在战后扩增的比例都很低。到了一九八四年，我觉得时候已到，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靠主的恩典改制走新路，以实行林前十四章二十六节。改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我们中华民族一向守旧、承袭。从尧舜一直到满清，维持了几千年的帝制，直到孙中山先生发起国民革命，才推翻了这个制度。同样的，我们从公会出来，也很难脱尽一人讲众人听的老作法。一九八四年我到了台北，就是海外各处召会的发祥地。台北召会很大，当时在召会生活里的就有五、六千人，实际聚会的则有两、三千人。虽然召会开头的基础是我打下的，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召会，加上三十多年的历史，要带领众人实行一个新作法，还是很不容易。我花了三十七个月，才在那里逐渐搭起一个‘梯子’，让圣徒们慢慢适应新制。

要看重姊妹及青年人的功用

现在各地召会也渐渐进入新路的实行。新路的实行重在启发人人尽功用，不仅弟兄们要尽功用，姊妹们也要尽功用。姊妹们为主说话的功能都要被成全起来。圣经不要女人作头，（林前十一3，）但是姊妹们为主说话的功用要尽出来。这有别于已往只有少数弟兄们站讲台为主说话的老路。好比在一个家里，不管父亲有多大的本事，若母亲是糊涂的，不懂得怎么教育儿女，这个家一定会发生问题；若是有一位贤妻良母，头脑清楚、作事精明，这个家一定强。召会也是如此，姊妹们的光景一弱，情形就会落下去。在约翰十一至十二章的伯大尼之家，就是召会的小影，那里有一位弟兄和两位姊妹。路加十章说到两位姊妹接待主和听主说话，（38~42，）似乎她们的功用比弟兄更明显。因此召会要强，必须将姊妹们的功用成全出来。

另一面，我们特别要注意青年人的成全。世界上的事业都需要青年人担负责任，因为青年人能改革、能拚上，没有青年人就很难有前途。我们从事神圣的事业，虽然不是用世俗组织的方法，但青年人的成全是同样重要的。我们要在生命和生机上成全青年人。今天主所要的不是建造宗教的组织，乃是建造一个活的生机体。一张椅子或台子仅仅是组织，但是一个活的人不是组织，而是生机体。基督教名为基督的身体，实际上肢体的功用都被扼杀，整个身体都麻痹了。我们中间已往也有这样的情形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实行改制，让主得着出路来建造祂活的身体。既然召会是基督生机的身体，就该有生机体的实际，不要像木头人一样呆板，了无生气。盼望青年人生机的功用都能得着启发和成全。青年圣徒刚强壮胆尽功用，召会才有前途。

活在灵中

基督身体的建造是生命的、生机的。因此，在新路的实行上，我们要注意活在灵中，而不是仅仅改变一些作法。论到活在灵中，我要先说一点关于灵与魂的分别。中国人因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，所以在这方面的认识并不完全。儒家说，‘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。’明德就是良知，就是良心的功能。中国人只知道人有天良、良知，但这仅是人的灵的头一部分，在人的灵里还有交通和直觉。在我们的魂里，有心思、情感和意志。有时别人得罪了你，你在心里想这人对你不好，这是心思；想过之后就生气，这是情感；气了之后，马上定意要报复对方，这是意志；这三样加在一起就是魂。然而，当你想要报复的时候，往往良心就开始作用。你虽然想到自己受冤枉，于是起了恨意，甚至定意要害人，可是良心会说，‘不要这样作。’于是你告诉自己：‘我不可以这样作，因为我也有错。’不仅得救的人有这种经历，甚至没有得救的人也会有这种经历。这就是人的魂与灵里良心的作用。孔子最高的教训就是明明德，也就是把人的天良发扬光大，但这天良只不过是联于受造、堕落的人性。

我们得救后所经历的与此不同。第一，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我们的罪，流了祂的宝血，把我们的罪洗净；第二，祂这位神的灵，也就是神自己，进到我们的灵里。祂把祂的生命放在我们灵里，借此点活了我们的灵，使我们重生；祂自己又住在我们这重生的灵里。我们这有神灵内住的重生之灵，比儒家所说的明德更高。孔子的教训不过是启发人运用良心，但我们主的救恩乃是把罪去掉，让祂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灵里，叫我们的灵活过来-祂自己的灵还住在我们的灵里。我们所有的不只是灵里良心的这一部分-更是整个灵与主的灵调成一灵。许多人误以为圣经的道理很浅，其实圣经所讲的比儒家更深。孔子说的大学之道，不过是发扬'显大人那受造而堕落，甚至死了之灵里的良心；但圣经里讲神成为肉体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不仅流血除去我们的罪，还进到我们里面把我们的灵重生了。如今祂住在我们里头，和我们的灵调成一个。今天我们若是照着灵而活-比大学之道所讲的明明德不知道深了多少。人得救以前，最多不过天良发现，定意悔改；但今天有些弟兄姊妹得救了，一回到灵里，连吵一点嘴都被调和的灵所禁止。我们得救的人-不光有天良，还常常觉得在我们里头有另一个人位；这不仅是良心的功能，也不仅是天良的发挥，乃是活在灵中的故事。当我们试着辩解时，会觉得里头这一位不喜乐；祂虽然没有声音，却能从深处给我们感觉，叫我们不要辩解，乃要承认自己的错，接受十字架的破碎。这位就是那是灵的基督，活在我们的灵中。今天我们作基督徒最高的秘诀，就是拒绝魂而活在灵中。魂是跟随不得的，我们要追求主并活在灵中。什么时候我们活在灵中，主就在那里。